

回到厚庄 (一)

□ 吴子鸣

昨夜回到厚庄。返乡的感觉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：“静”。

远离了城市的喧嚣，万籁俱寂。厚庄人的后代都跑到城里去了，也许就不再是厚庄人了。厚庄没“人”了，你就是拿着机关枪去扫，也扫不到一个厚庄人。

不仅仅是厚庄没人，其它村庄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昨天晚饭后我从厚庄转到石塘，再转到东杨庄，静得出奇，居然没有碰到一个人，更别想见到一个熟人。我看见顺庚家的窗户射出灯光，敲一敲门，开门的居然是个四川人。

好在路灯雪角煞亮，比常州城里还要亮堂。它告诉你：这里是村落，而非野外，更不是深山老林。

第二个字是“累”。

由于老家长期不住人，屋里布满灰尘和蛛网，老灶头和锅碗瓢盆也都要清洗，弯腰屈背是避免不了的。

这还算不了什么，明堂里和大门口的树早已遮天蔽日，藤蔓延伸到了屋顶，把窗门全封闭。我站在下面望树兴叹、望藤兴叹。树上、窗台上都是鸟窝。缺德鸟做缺德事，吃进去的种子消化不了拉得到处都是，导致院子里自出了大量的姜王树(构树)，已经有碗口般粗，并且和藤蔓缠绕在一起，长脚胡蜂也乘机筑了巢在里面飞来飞去，给它叮上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如果单是锯树倒也罢了，只是这藤蔓把多少棵树缠绕在一起，相互攀援。这就好比你若折断一根筷子容易，若要折断一把筷子就难了。我只好把藤蔓一根根割断，再锯断粗壮的树干。这样的活干上几天，不免疲惫瘫倒，哪还有心思去广场跳健身舞。

厚庄老人回厚庄，亦有“情”。

小小厚庄村现在有90岁以上的老人4位，七八十岁的老人30多个。他们中有的我的发小，有的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听说我回到村里，一个个前来登门看望，问长问短，关怀备至。给我送来了他们自己耕种收获的山芋、豆荚、青菜等时鲜产品，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。甚至有人接过锯子，和我边聊边锯起树来。

原来老人们秉着老习惯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晚上不到7时就已上床歇息，早上5时又出现在田间地头，难怪我晚上散步难以见到他们的人影。也有老战友、老同学进了城的，打来电话、发来微信，邀我进城吃饭。82岁的哥哥买了盐水鹅，带了嫂嫂的拿手菜——红烧狮子头，特地从镇江赶来。儿子不放心我一个人在乡下，也带了米和其它日用品来陪我。隔天，侄儿又给我送来了羊肉、团子、茶叶和时令蔬菜。外孙女也来凑热闹，送来了牛奶和水果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乡亲们送的时令蔬菜放在柴火灶上

一炒，连同哥哥带来的荤菜往台上一摆，打开十几年前溧阳城里侄女送给我的两瓶汾酒，浓香扑鼻。兄弟相聚，把酒言欢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亲切的话儿说不完。热闹的厚庄，好久不见。



《古村冬日》何克来 摄

写在城市病愈时

□ 王超

整个城市以一种立体的姿势安静着。平时不太关注的社区景象，如今轮廓清晰。平日里感到漫长纷乱的街巷，如今静谧清幽。这条狭窄的红梅路上，深谧暗与光、暖与冷、漫长与短促，蕴藏着一年的生活寓意。我用羽绒服帽子裹住脑袋，愈走愈慢，仿佛只要走得足够慢，周遭的一切就不会被我带起的风给吹走，就能维持住现在的饱满样子。

路上人还比较少，即便有几个人也行色匆匆，不是赶去送孩子、上班、买早餐或者照顾病人，就是送外卖的小哥。这正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力。早晨7时36分，我走到红梅路1号“兴隆园”吃早餐，延陵路北边这一片就它一家早餐店。我点了豆腐汤、三丁包和一根油条，用包子将桌上免费供应的很少的辣椒酱蘸得精光，吃得不亦乐乎。

顺着红梅路往北走，到天宁寺西门就是罗汉路。这条路很有名，尽管只500米，却聚集了省常中、二十四中和解放路小学等几所知名学校。省常中门口的喷水池，今天结了冰。往里走，校园里因为天寒呈现一种安静的青苍色。日光很短，让人觉得冷，却也过滤掉了喧哗的世声。落尽叶子的树枝是那么静，而那些常绿的灌木，也迷离地散发着清冽冷寂的气息。或许，这就是冬天常见的图景。

办公室都挺安静，连平日里最热闹的英语办公室也没有声音。奥密戎横扫之后，大家都戴上了口罩，走廊里碰到也就简单示意一下，迅速各走一边。不少人还在恢复期比较虚弱，有咳嗽很深的，有气息很弱的，有遇到风就头痛的，大家以安静对抗病痛。教室里的一些学生在高谈阔论，但也有惊弓之鸟一般地戴好了N95口罩、对不戴口罩的同学敬而远之的。事件也好，遭遇也罢，都是人生阶段的延续。加缪说：“真正的救赎，是在苦难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

安宁。”既然来了，大家都努力学，都知道舍此别无捷径。

我指着教室后面的那句“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”说，苏轼这句话很适合用在作文里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新年贺词里也引用了。“矢志如心痛”，高二的孩子应该继续保持着这种攻坚克难的心志，共赴一个崭新的春天，一个奋进的夏天，然后，可以有空暇回过头来想一想：这150多天，我们划着平凡而坚韧的弧光，是否拼出了一场人间值得？有人说：任何人生故事都有两个版本。高考前夕，我们更要直面一个困难的思考：怎样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？哪一个版本更有价值？

又有人说：“谁在创造真正的价值呢？除了那些参天大树之外，还有更多的小花小草啊。”的确，烟火人间的生活图景才佐证了人生的价值。莎士比亚说：“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。”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动，人生的路途何其难料，我们都无法远离(准确地说，是精神上远离)。这朝夕相处了3年的校园——在这里经历的时光，在这里领悟的道理，在这里学会做的事情，在这里感受的友善，让我们不用担心有一天会找不到生命的价值。披头士乐队成员列侬曾说：“我遇到过好多纽约客抱怨这里，却没人搬走。”他离不开的纽约，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小城，是我们珍贵的寻常岁月，是重叠了全人类共同记忆的风景。

这种风景，你能感受到吗？一月份安静而又辽阔的冷风中，我走出校门，走出罗汉路，走进了和平路的地铁站1号口。站上2023年的站台，看了一眼时间，还有5分钟，于是想了一会儿，才想起了福克纳的那句话：“我相信人不仅仅会存活，他还能越活越好。因为他有灵魂，拥有能够同情、牺牲和忍耐的精神。”

祭灶

□ 戚思琴

祭灶旧俗，位列“五祀”之一，可上溯至先秦时期。《礼记》中记载：“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，腊先祖五祀。”“五祀”：门、户、中溜、灶、行也。也就是：门神、户神、土地神、灶神、行神。

最早的灶神，据说是火神祝融。《礼记》：“颛顼氏有子曰黎，为祝融，祀以为灶神。”汉代后，记述祭灶诗文亦出现很多。宋代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更是详记备述：“古传腊月二十四，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留连，家有杯盘丰祀。猪头烂熟双鱼鲜，豆沙甘粉粉饴圆。男儿酌献女儿避，酹酒烧钱灶君喜。婢子斗争君莫闻，猫犬角秽君莫嗅。送君醉饱登天门，杓长杓短勿复云，乞取利市归来分。”全诗用写实的手法，栩栩如生地勾勒一幅浓墨重彩、情趣盎然的祭灶的风俗图，古风民俗扑面而来。

祭灶分送灶、接灶。古时，祭灶不分贵贱，上至皇帝大臣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对灶王老爷都是毕恭毕敬的。故民间有“官三民四船家五”之说法，即官绅权贵腊月二十三、平民百姓腊月二十四、水上船民腊月二十五举行祭灶活动。所以，老家苏北盐城，腊月二十四送灶，大年三十接灶。送灶后，年味就浓了，“规矩”也多了起来。

犹记儿时，我家祭灶颇有趣。那年代穷，衣食有忧，但到过年，仿佛家家都有钱了，“送灶”饭也不放麦糝了。只见父亲像玩杂技似的，娴熟地将小碗里的白米饭往空中一抛，米饭便翻了个跟头，不偏不倚地落回小碗里，变成圆溜溜滑滴滴的，上面再放两块粉白见方的豆腐。父亲慎重地将小碗放到灶台顶端，然后站在厨房门口面向东南，双手作揖，低声念叨着，说的是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之

类的话语。等“接灶”时，那小碗里的饭与豆腐，早落满灰尘、黑不溜秋，只能倒进河里喂鱼了。当时我们对父亲的浪费大惑不解，这大冷天饭与豆腐都没喂呢。母亲私下告诉我们这就叫“送灶”，就是送灶王爷上天“说好话”。

除夕晚上“接灶”，就是把灶王爷请回家。只见父亲在土灶头上端重新贴上了一张灶王爷画像，两边还贴上新对联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，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，再次在灶前燃纸、烧香、点烛、放鞭、磕头，希望灶王爷在明年保佑我们全家人平安、发财。记得每年“送灶”前，母亲都会找出家里所有杂七杂八、黑不溜秋、破旧的破筷子，放进“储笼”里，说这样上天知道我家人口多，会给我家更多恩赐。

儿时不知灶神的来历，也不懂得火的神圣，只盼祭灶后一年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，吃饱喝足、好吃好玩。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尤其在城市，人们似乎忘记了灶王爷这位“大神”，更不会祭灶了，那些烟火缭绕的仪式、懵懵懂懂的快乐也只停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

《日日是好日》张家毅